

張慶泰著

在西戰場

戰地
報告叢刊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戰地報告叢刊之三

在西戰場

張慶泰著

在 西 戰 場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一日（漢）初版

發行額：五〇〇〇冊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著 作 人 張 慶 泰
發 行 人 張 靜 廬
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

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總店： | 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|
| 支店： | 廣州·重慶·上海· 梧州·宜昌· |
| 分店： | 武昌·西安·蘭州· 長沙·漢中·桂林· 成都·許昌·昆明· |

每冊實價二角

出版物：第〇二二六號
乙 項：第一二五號

在西戰場

目錄

| | | |
|---|---------|----|
| 一 | 第一次冒險 | 一 |
| 二 | 寶貴的教訓 | 一一 |
| 三 | 開始學習 | 二〇 |
| 四 | 第二次冒險 | 二六 |
| 五 | 最後的教訓 | 三九 |
| 六 | 地道的門羅主義 | 四九 |
| 七 | 偉大的作風 | 五八 |
| 八 | 靈活游擊戰 | 六八 |

在 西 戰 場

一 第一次冒險

在十月。是個冷清的深秋季候。我們在暮色蒼茫中從太原出發。這時半灣明月，被那灰淡的流雲磨洗着，吐出淒涼的光輝，照遍了殘缺的金甌。似乎使人有些感慨。

我們兩批同志，都在太谷聚齊了。於是開始游擊戰的各種準備。我們成立一個五人委員會，負責管理給養和行軍等事。軍事幹部談到前途的發展，總覺得七十八個人，攜帶六枝手槍，將來的困難和危險，是可以想像的。政治幹部却有個基本的理論：只要我們能夠發動廣大的民衆，一切都不成問題。

是在一個旅店裏；當夜幕初張的時候；我因為兩天不曾睡好覺，便很早就躺在炕上了。大概還在假寐狀態中，彷彿一種清脆的聲音在說：

「噯！這是重轟炸機！」緊接着一陣哄笑。

我悄悄地抬頭偷着：一個矮胖而結實的武裝女士，坐在我的旁邊，和我們的司令談天。我再一翻身，便朦朧地入睡了。

早晨，我們準備出發。

司令剛從炕上爬起，便高聲喊着：

「喂！重轟炸機快起來！」

老夏從被窩里鑽出頭來：

「什麼重轟炸機？人家睡好好的覺！」

「這是丁玲給你的綽號。誰讓你睡覺時鼾聲如雷呢！」

我若有所失地追悔

「昨晚那位武裝女士是丁玲吧？早知如此，我何不晚些就寢？真糟糕！」

「不要緊，今後我們是『同路人』見面的的機會多着呢。」司令安慰我的
失望。

我們的大隊，浩浩蕩蕩地走出太谷城。那是個秋高氣爽的日子，看不到瀾漫的戰雲，看不到繚亂的烽火。一切象徵着海晏河清的盛世。

「起來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。把我們的血肉……！這不僅是粗壯的怒吼，而且還夾雜着清脆的歌喉。」

「戰地服務團也上來了！」

「丁玲真是個女英雄。她永遠走在前面！」

在休息的時候，我們這兩個團體來個正式大團結。我們對丁玲舉行了大包

圍。彼此暢談一氣。她顯然不是「在黑暗中」的丁玲了。

記得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的一個倦人的黃昏時候，丁玲在上海昆山花園突然失蹤了。以後便傳出許多離奇的謠言：有人說她已經墜樓而死，有人說她和捕她的偵探發生戀愛，甚至有人說她已經和某當局同居，成爲變相的姨太太了。這種蜚語混淆了真是非。連魯迅先生都沒法證明她不是改變了。直到大時代的來臨，「在黑暗中」的丁玲，才以最英勇的姿態，活躍在西戰場上。

范村，距城六十里，是我們預定的宿營地。但當我們走進冀村——距范村十里——的時候，却不得不改變計劃。原來，聽說在范村住了一百多潰兵，都是從娘子關退却下來的。他們似乎準備有所動作。

整個冀村在恐怖空氣籠罩中。一些老百姓在街上議論着，婦女們在東跑西竄，小孩子也都帶着一副慌張的面孔。

在一所古廟里門旁左右聳立着鐘樓和鼓樓。我們以僅有的六枝手槍，在門前設了崗。同時鐘鼓樓，便成了很好的砲台。我們有了一所嚴肅的司令部。

范村公所來人了。據說是化裝跑出來的。

范村的周圍，都有土牆。儼然是個典型的古代莊園。潰兵在四面設崗把守，不許向外走漏風聲。

在老百姓盛大的招待下，當酒酣耳熱的時候，一個連長指着桌上的菜肴說：「這些東西，都是老百姓的血汗，我們吃老百姓，喝老百姓，便要對得起老百姓。」

那穿着便衣的連附氣憤地說：

「還打什麼官話？什麼老百姓的血汗？老子們拋妻別子，奔波了這些年，到現在成千成萬的弟兄都完了，還講這些做什麼？趁早打個財喜，好回家過日子去！」

連附的話似乎博得一部士兵的同情和擁護。

在飯後的時候，范村的四週，已經佈滿了崗哨。

全村的人陷入恐怖不安的氛圍中。有些流氓滿街竄着，幸災樂禍的交相報道。

「村長捐一千，村副八百，李三爺五百……」

「當兵的都是窮小子，這年頭不幹一下，打算怎麼着？」

「怪不得有錢人都怕反亂！」

范村派來的人，把村里的緊張空氣，和一切蜚語流言，都報告完了以後，便要求我們設法解救。

在緊急會議席上，我們不能提出什麼有效的辦法。有的同志主張派人去說服，有的同志主張送一封信，在說服之中，寓恫嚇之意。但都未能通過。最後却有許

多同志贊成利用老百姓的關係，向范村放空氣，說我們後面將有大隊人馬星夜趕到，威嚇他們一下再說。

天氣陰了。夜色渾沌而低沉，星月隱藏在密雲里面。遠近的村落，都陷入寂靜的深淵。

村東首的狗，突然狂吠起來。

門崗厲聲喊着：

「誰站下！」

不多時候，司令領了三個人走進院內。他們的武裝被解除了。

「潰兵倉皇地離開了范村，現在那連長被我們抓來了！」人們在傳說着。

「誰站下！」

「我們是××軍的。」

「你們往那里去！」

「到後邊找我們連長去。」

「把槍繳下來，到里面去！」

這樣一次一次地繳槍，已經獲得二十幾枝步槍了。我們也就添設二十幾個崗位，放哨到五百米以外。

從村外溜進來的黑影，漸漸沒有了。我們決定對村外的八十幾個潰兵，作說服工作。於是派了兩個同志，我就是被派的一個。

「誰站下！」放哨的潰兵給我們一個厲聲的報復。

「諸位同志，你們從前綫回來，都很辛苦了，我們是抗日游擊隊，現在來慰勞諸位，請不要誤會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大家談一談吧。」

「放狗屁！爲什麼扣我們連長？」

「諸位同志，現在我們的敵人，只有日本帝國主義，我們彼此不要誤會，你們連長在村里休息，請大家都到那里休息一下。」

接着我們更用誠懇的態度，對那些潰兵講些時事問題，乃至軍民合作的意義。他們都感動了。一齊站起來，走到我們司令部的門前。

「砰砰！……！」司令部里面一連四響。

八十幾個潰兵立刻舉起槍來：

「你們要解決我們嗎？好！」

「諸位同志！我們的槍口，要對準敵人，不要自相殘殺！我們是誠心來向你們講道理的，如果想解決你們，我們怎會赤手空拳來冒險呢？請諸位安靜些吧。」

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我們又把他們說服了。同時院裡也有人喊着：

「槍走火了，誰也不要驚惶！」

一會兒那連長像諸葛亮唱空城計似的，登在鼓樓上，對那些士兵講了許多話。最後鄭重地說：

「誰要跟我轉去打日本，就把槍暫時放下。」

於是八十幾枝槍，一萬多粒子彈，五六百個手榴彈，便都堆在司令部門前了。我們怎樣辦善後呢？一些軍事幹部在得意，他們認為這是一舉兩得：解決了潰兵，可以為民除害，自己得了槍彈，又可以去打日本。

政治部的同志，却認為這是得罪友軍，妨害統一戰線。大家和丁玲研究的結果，都主張把人槍一齊送回××軍。

然而這等於掠奪軍事幹部的勝利品，這要惹起內部糾紛。結果成一個懸案。在深夜，我們新武裝起來的隊伍，離開了冀村。經過范村時，老百姓在街上列隊歡迎，感謝我們解除他們的苦難。並且預備些炒餅炖肉。

二 寶貴的教訓

幾天的行軍，經過了許多的崇山峻嶺，層巒疊翠，處處都是保衛祖國的天然堡壘屏障。

我們到了油房，作短時期的休息。

聽說太原已經失守，而太谷也在危急中。這時再不能留戀那可愛的城市，更不能幻想那秀麗的城市給予我們的睡眠和溫暖。

油房，僅僅二十幾家的山莊。這裡是個世外桃源。每天早晨，太陽閑適地爬在碧藍的天空里，人們過着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的生活。

我們只看到原始的「無懷氏之民，葛天氏之民」，誰能說這世界正在醞釀

着一幕罪大惡極的場面呢？誰能說我們祖國是正處在一個暴風雨的大時代呢？

八路軍總部來到石拐，距油房二里。

聽說我們在冀村的繳槍事件，八路軍方面非常不贊成。現在我們有機會去請教了。在一個上午，我們十個同志跑到石拐去。

一個田家，院里堆着成山的玉蜀黍。有個老漢坐在山坡下，三五個青年圍繞着他。這彷彿是祖孫父子的團聚，共序天倫樂事。

當我們由一個士兵領導，走進院內的時候，老漢馬上站起來打招呼。我們毫不懷疑地，斷定他是朱德總司令。因為八路軍東開以後，已經有許多新聞記者，由於看到他那平凡的樣子，而忽視他為朱總司令。我們有了「先入為主」的定見，知道他是個典型的農民，同時又是個典型的士兵。

院內多添了幾塊木板，玉蜀黍堆成了屏風，這樣就有了露天的會客廳。我們

向朱總司令致最崇高的敬意之後，便都席地坐下了，不，還是說坐在會客廳里罷。因爲這是個莊嚴的總司令部啊！

沒有什麼客套。我們提出關於游擊戰的幾個基本問題，要求指示。朱總司令一一記在手冊里。隨着他却先批評我們在冀村的繳槍事件。他和靄並誠懇地說：「繳槍事情是要不得的，儘管那個部隊紀律不好，我們要站在友軍的立場，來勸告說服，幫助它改善。因爲現在的抗戰，不是靠一部分好軍隊就行的。繳槍事件是有破壞統一戰線的危險的。」

他似乎很理解我們一部分同志重視武器的心理。所以他又這樣明確地指示說：

「有很多朋友問我，在要從事游擊戰的時候，怎樣才能取得武器呢？我以為這是容易解決的，只要我們把頭腦先行武裝起來，那就什麼事都好辦。例如，敵人

分散在我們鄉村鎮壓羣衆的駐屯軍，和漢奸賣國賊用來壓迫人民的團防，這些都是準備送給我們的現成武裝。祇要我們英勇，有決心，事先有周密的計劃，在敵人不提防的時候一擁上去，奪過來就是，這發動的工作，本身就是實行游擊戰。

「並且，武器的最大效用，不過是殺敵，最終目的，不過是減少或消滅敵人的戰鬥力。那末，我們日常生活中，那一件東西不可以殺敵？那一種行動不可以減少或消滅敵人的戰鬥力呢？例如菜刀，木棍，斧頭，鋤頭，件件都可殺人。我們的賀龍同志，就是一把菜刀幹起來的。」

接着他又談到發動羣衆的問題：

「武器不是最重要的，羣衆才是最基本的呢。我們的抗戰，是爭取民族解放的戰爭。這種抵抗的力量，不在乎死板板的武器，而在乎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，和他們每一顆頑強反抗的心。這種偉大無比的力量，不獨可以擊破當前敵

人的陣線，還可以震醒世界弱小民族和勞苦大眾的迷夢，而獲得同情和幫助，來更加粉碎敵人。所以，羣衆問題，在戰爭中，才有決定作用呢。」

朱總司令特別指示給我們：救國是羣衆事業，而不是英雄事業；中國一向不缺乏英雄，但羣衆始終沒有發動起來，所以國家才糟塌到這步田地。現在挽救危亡的辦法，完全在乎羣衆澈頭澈尾的覺醒。廣大的組織，和普遍武裝，就從游擊戰術運用的立場來說，也完全依靠羣衆澈頭澈尾的覺醒和擁護。」

朱總司令談到高興的時候，不覺笑着說：

「現在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時候，客觀的環境，最利於游擊戰的發展，我限於職責，沒得辦法，不然，到各地游擊一下，真是有味道啊！」

我們的一個同志突然發問：

「我們在抗戰以後，能否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？」

朱總司令好像是在反問：

「沒有真正的民主政治，怎樣能夠爭取最後的勝利？」

緊接着又一個同志發問：

「我們在抗戰期中，能否改善人民生活？」

朱總司令沉着地說：

「這問題非常重要。在『抗日第一』的認識之下，我們當然不能做削弱抗日力量的事。有些另有用意的人說，勞苦大眾想改善自己的生活，就是向資方挑戰，削弱抗日聯合的力量。實際上却是他們自己做了這種工作。無論誰也知道，勞苦大眾佔全國人數的絕對多數，若是這一支主力軍，吃不飽，穿不暖，天天在飢餓與死亡線上掙扎，他們怎麼能為民族而抗戰？」

「並且，這一切苦痛，追根究底，還是資本帝國主義在那邊作祟，挑撥和延長

內戰，直接間接地加重人民的剝削。所以，人民自由的鐐铐，和民族解放的鐐铐，原來就是一個鏈鎖，因此，我們改善民衆的生活問題，正可以展開民族解放戰爭的前途。假若我們在政治上，不爭取民主自由，在經濟上，不爭取生活解放，這無異自己消滅這支抗日主力軍。同時也就是幫助敵人。」

談話的時間太長了。足有三個鐘頭。大小問題解決了十幾個。夕陽已經斜掛在林梢上，那露天的客廳，被西廂投射一道陰影，另外彷彿還有輕煙一縷，繚繞在空際。這時我們才離開了總部。

我只能說那次所得到的寶貴教訓，是生平未曾有過的。但若問對朱總司令的印象如何，那我是說不出來的。記得在同蒲車中，我遇到蘇聯記者司克渥策夫，和英國記者波脫萊姆（Bertram），我問他們對朱總司令的印象怎樣？他們也只是笑着說，這話太難答了。我只看到波脫萊姆在他所寫的中國第二事件（註）

的原稿上，誇耀他自己是第一個英國記者，能夠瞻仰著這世界聞名的朱德將軍。我以為描繪朱總司令最逼真的文字，還是那三國演義式的民間故事好些。那故事這樣傳說着：

「從遠方山上來了一個人，他比什麼樹都要高些。手中發出火燄，燬滅他的敵人。他的敵人，也就是老百姓的敵人。他一眼可以望百里，無論什麼，都逃不出他的眼力。他的軍隊，無窮無盡；全體老百姓，都跟他跑。連洋人也嚇得紛紛逃命，抱頭鼠竄。他是一個好人，沒有什麼架子。可是，講起氣力，英勇和智慧，就沒有人比得上他。他有時睡在山上，有時睡在田間。老百姓大家都保護他。他一醒了，就引導大家繼續前進。他走遍天下，到處救苦救難……我們老百姓出了一個他，大家送他一個最響亮，最普通的名字，這就是朱德。」

這是真正的民間寫實，而不是誕妄的傳奇。

在晉謁朱總司令的時候，我們沒有見到彭德懷將軍。但，隔了兩天，我們這遺憾被彌補上了。一個風日清和的上午，彭將軍在我們熱烈歡迎之下，走到油房。全村老百姓潮水般湧上來。彭將軍給我們一個正式講演，題目是「正確的民主集中制。」這內容是我們在「比較政府」中，所未曾讀到的。因為彭將軍所講的，都是從實際的鬥爭中，得來的正確理論。

彭將軍惟恐我們錯用了民主，特別是在戰爭時期。所以他舉例說，在紅軍初創立時，人們都機械地要求民主，乃至朱總司令部不得不親自來担水背米。但結果却影響別的更重要的工作。

「有一次在江西某處行軍時，因為危險就要臨頭，馬上應該加緊前進。但在急行軍之後，士兵過於疲乏，全體一致主張休息，結果却吃個大虧。這種誤用民主，是萬萬要不得的。」彭將軍講到這些實例，真是描繪得有聲有色，我們所得的

印像最深刻。我們獲得了這些寶貴的教訓，就要開始學習了。

(註) 波脫萊姆曾以西安事變為題材，寫了一部中國的第一事件 (The First Act of

China)

三 開始學習

青城，是和順縣的重鎮。這是冀晉邊區了。我們從油房跑到這裡，在二十天內，組成自衛隊一百二十人。

一個寂靜的山莊，突然喧鬧起來了。每天在東方剛見魚肚白的時候，人們還睡在那溫暖的被窩里，便有那尖銳的哨子聲滿街地亂叫，刺入每個人的耳鼓，使你不得想不到：

「起來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！」

可不是麼，那邊真的喊着：

「工農兵學商，一齊來救亡，拿起我們的武器刀槍……」

「一，二，三，四……」

真的，當一個陌生人經過這村時，他馬上就會碰到拿着「武器刀槍」的農民來盤查：

「你是那里來的？往那兒去？幹什麼去？有沒有護照……」

「青城人要武裝起來，保衛青城！」這口號已經兌現了。但「山西人起來保衛山西，」「河北人起來保衛河北，」「全中國人起來保衛全中國，」這都不應該的空話。

爬過那高入雲際的太行山，來到這河北的邢台縣境。當我登到最高峯的時

候，眺望那崗巒起伏，平原沃野，想起冀北驍悍強壯的百姓，想起燕趙慷慨悲歌的英豪，我知道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，正在那里燃燒着民族解放的烽火。

漿水鎮，是我們事前擇好的根據地。它是漿水川里一個首鎮，川里人煙稠密，物產豐富。另外還有龍門川，稻西川，羅路川，合在一起，號稱四大川。如果游擊隊發展起來，東可以出擊邢台，沙河，南可以出擊邯鄲，磁縣，北可以出擊內邱，臨城，贊皇，元氏，這將給平漢路線的敵人以多大的威脅！

我們是先使漿水鎮的百姓，對我們有了正確的瞭解，然後才走到鎮里去的。在到達以後，我們便開始找地方的鄉長，村長，學校教員，士紳，和一般工人農民，進行各別的談話。打聽他們的生活情形怎樣，當前的迫切需要是什麼，以及其他一切問題。我們詳細地去問，耐心地去問，和靄地去問。鄭重地聽取對方的答話，用手冊記錄下來，預備集中歸納。

我們貼些醒目的標語。更講些抗日救國的道理。周圍村莊的情形，我們有個大概的瞭解，在工作會議席上，各同志分別報告，由政治主任歸納起來，討論以後，便進一步分發四外村莊，對民衆作普遍的談話，說明本身的態度，並徵求人民的意見。

我們調查的結果是這樣的：邢台城內的日本特務機關，不斷地派人和各村鎮富戶地主聯絡，叫他們歸順城內的維持會，不得蘊蓄反日意識。而少數富戶地主，爲着偷安苟活，保持財產，竟暗中和敵人勾結。在一般老百姓反對的時候，富戶地主便時常藉口地方不安，要請日本兵前來鎮壓恫嚇。所以，一些老百姓總是被罩在恐怖空氣籠罩之下的。

各地的潰兵，到處亂竄，他們擾害着老百姓，弄得鷄犬不寧。舊縣政府的官吏，在敵人未到之前，便已經風流雲散了。鄉村入於無政府狀態中，鄉長村長成了地

方的土皇帝，他們作威作福，向貧苦民衆作無理的徵發。因此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，都陷入痛苦的深淵中，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扎，還談到什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？

風和日暖的一天，我們分兩區，召集民衆大會。宣布我們此來的意義，並提議建立地方抗日臨時政府。在民衆熱烈的擁護之下，這個提案被通過了。

「臨時地方政府成立了。」

「人家真要打漢奸，對咱們這窮苦人也有辦法，絕不能讓咱們餓死。」

「誰去打日本，誰是好小子，反正家里老的小的不用你操心，人家給你養活。」

「來年我再租地也容易了，地租減少了。告借貸也不用拿那末大利錢了。」

「小孩子念書不用化錢了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各村老百姓一個傳一個的講，他們簡直樂的發瘋了。

臨時地方政府的各部，都有我們派去的同志，負指導責任。我們開始組織地方自衛隊，第一期成立兩大隊，每隊一百五十人，下分三中隊。隊員成分差不多完全是農民，隊長是我們從隊員里選拔出來，向地方政府推荐，請它任命。每一大隊由我們派富有軍事知識和經驗的同志，作軍事指導員。另外還有政治指導員。

自衛隊的日常生活，都要軍事化，紀律化，並興趣化。他們經常担任各村守望，放哨，盤查行人，封鎖消息等任務。各隊設偵察班，負責刺探敵人每天的活動情形，和漢奸的動作，並設交通班，運輸班等。

第一個月訓練完結了。第二個月訓練就要開始。正在這時候，有些隊員突然提出問題：

「咱們多暫才能打着日本啊？」

「日本若不來咱這地方，怎辦哪？我們這訓練的自衛隊不是沒用處了麼？」
我們只有拿事實來答復這些問題；於是決定挑選游擊隊，準備配合友軍，去作各種游擊戰。第二天，便有一百二十多人，報告參加游擊隊。

游擊隊隊員成爲正式抗日軍人了。地方政府馬上實行優待他們的家屬。按照他們各家人口的多少，每月發給小米。

游擊隊選拔以後，我們需要補充自衛隊。這布告一經貼出，一天就來了五百多人報名，人們都興奮起來，活躍起來了。

我們繼續向民衆宣傳着，每個同志常常關心到百姓的飢寒飽暖。隨時隨地和那老頭子，老太婆談話，讓他們也知道了日本人是怎樣殺人放火。真的，像水的溶進土壤，每個同志的話，溶進樸實的農民的心坎里。

小孩子們，自己組成隊伍，選出自己的隊長。在太陽光里行進的時候，隊長領導着喊：

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

「保衛我們的家鄉！」

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臨時政府成立的時候，便派人向當地富戶說服，有些存糧二百石的，捐出十五石，存糧一百石的，捐出十石。也有捐給現款的。不久就得到雜糧二百多石，現款二千七百多元。

由於老百姓的報告，知道漿水鎮的富戶王某，住在邢台縣城里，和敵人所設立的宣撫班勾結，有確實的漢奸證據。政府便把他的家產沒收，充作公用。所有的

土地，都撥給貧苦的農民耕種了。

在十二月，北風怒吼着，游擊隊員也都咆哮了。當冀晉邊區戰事緊張的時候，他們跳起來喊：

「我們贊成參加作戰！」

「誰也不怕死！」

「我們等不得了！」

「一定幹一下！」

在政治主任徵求意見時，他們一致這樣喊着。誰也不許再考慮了，誰也不許再躊躇了。

出發這一天，舉行一個大規模的歡送會。這是空前未有的盛會。到處貼着五光十色的標語。漿水鎮街上，擠得水洩不通。

在政治主任講完出征的意義之後，政府主席出來講話，民衆代表出來講話，更有婦女代表兒童代表出來講話。最後由出征軍人代表慷慨演說：

「我們這游擊隊，是百姓養活着的，所以我們一定要替百姓打仗。其實，我們原來不就是百姓嗎？所以，我們這次打仗，可以說是爲救同胞，也可以說是爲救自己。總而言之，還是爲救我們中華民國……」

在掌聲雷動中，這代表退回本隊。緊接着軍號一響，大隊浩浩蕩蕩地出發了。

四 第二次冒險

漿水鎮突然逃來一些難民。我們立刻派人去調查一下。結果知道相距六十里的宋家莊，發現潰兵五六百名，他們無天無法地騷擾老百姓，在白天就鬧得暗

無天日，夜里更要鬧得鷄犬不寧了。

臨時政府又派了兩個老百姓，到宋家莊看看虛實。

宋家莊的確來了幾百潰兵，據說是××師從河北前線退下來的。××師是和我們司令有歷史淵源的，一些官兵都對我們司令有相當認識；不僅是認識，並且有相當的感情。於是我們決定利用這種關係，去作說服勸導的工作。幾個同志到了宋家莊，便開始對士兵談話：

「同志！聽說你們是從河北作戰回來的，都很辛苦吧？我們是在漿水鎮的游擊隊，現在特來慰勞大家。」

「咳！辛苦什麼？現在咱們弄得西啦華啦，找不得本部隊，不知道的人，就像咱們隨便騷擾百姓似的，其實咱們是真沒辦法呀！」

一些士兵差不多都是這樣感嘆着。

街里看不到婦女，也沒有多少小孩子，有些農民只是悄悄地溜房根兒，竄房簷兒。幾個同志偷偷地低聲問詢：

「老鄉！這個隊伍怎樣？他們騷擾百姓不？」

「咳！老總都是很好的，那有不好的呢？」

「老鄉！你們村里的婦女都上那兒去了？你說吧，不要緊，我們是漿水鎮游擊隊的。」

「沒有什麼，這隊伍新來，她們不得不避迴避迴。其實隊伍倒沒有什麼。」

幾個同志見到潰兵的田隊長，談起來都很好，特別提到我們司令，他表示眷戀故主的誠意。幾個同志隨便指出他們的前途，還是光明的，同時有些關於改善士兵紀律的建議。

在幾個同志回到漿水鎮的第三天，田隊長突然派人來要求歸我們指揮。我

們對這要求不能拒絕；因為我們希望他們仍然做個健全的抗日部隊，並設法送回他們的本師。

幾經往返磋商，我們決定去收容這部隊。

從漿水鎮到宋家莊的路上，雖然不斷崗巒起伏，但在兩山間，却時常露出無際的平原。真的，北方的田野，是叫人永遠不能忘記的。從太陽光里，看着那一棵棵的樹，一條條發白的窄的河流，一個村莊，一個農民，担着水桶，在那高縱的白楊下，走着的背影……屢次使你想到遙遠的伏爾加河的原野。

在走到距宋家莊五里的山坡上，我們遠遠地看着一堆人，幾個騎馬的奔馳而來，路上滾起一丈多高的塵土。

「前頭那個騎馬的，就是田隊長。」上次到過宋家莊的舒同志指着說。

「唉呀！田隊長來啦！」

「司令還認識我不？七八年沒有見了！」

「我認識你，你們都好啊？你們作戰很累啊，你的面貌比從前變黑了。」

我們和田隊長邊走邊談。前面馬上就是來歡迎的民衆，每個人都拿着紅綠小旗，同時喊着可笑的口號：

「歡迎張司令指日高升！」

「歡迎張司令打日本！」

在這歡迎會上，田隊長開始演說：

「諸位同胞，今天大家都來歡迎張司令，這是很很有道理的；因為我們軍隊都是老百姓的，我們打日本，就是爲了國家，爲了老百姓，從今天起，張司令就要領着我們去打日本，所以大家應該歡迎他，應該擁護他！」

從這羣呆若木鷄的人堆里蹣跚地走出來一個鄉紳，像啞着嗓子似的說：

「鄙人是代表宋家莊全體人民來說話的，我要先說明白；方才田隊長說軍隊是老百姓的，鄙人代表宋家莊全體人民說，我們真是不敢當。軍隊總是諸位官長的，連我們老百姓都是諸位官長的。張司令是有名的大軍閥，他能救國救民，打倒小日本鬼子，所以我們誠心誠意地來歡迎他……」

我們在答辭中，講些軍民合作和抗戰前途的常識，便隨隊走進村子里面。午飯似乎太豐盛了。聽說村長特別宰豬兩口，因為羊都為歡迎官兵用完了。我們一陣心酸，有點兒食不下咽。在酒過半酣的時候，田隊長沉痛地說：

「今天我們見到張司令，也就像見到我們師長一樣；一面覺得很高興，一面也覺得難過。本來我們從前線退下來，隨便脫離部隊，這是對不起我們師長的。現在在這里叫老百姓遭殃，弟兄們也不聽約束，同時紅槍會又天天來搗亂，我們的前途茫茫，想起來真是要哭……」

座上的徐隊長忙着插嘴道

「其實也不必難過，在前線的時候，『兵敗如山倒』我們脫離部隊，也不是本心願意的。至於老百姓遭殃，這話也難說，弟兄們受了那麼多辛苦，現在既無給養，又無冬衣，誰不是一樣遭殃？我們連日本兵都不怕，難道還怕紅槍會這種愚民嗎？況且，現在我們有了張司令，更是什麼也不怕了。」

我們安慰着鼓勵着，村長也奉承着譽揚着。

傍晚的時候，傳令兵送來一封信。是上賈村紅槍會總機關發的。里面寫着：

「上次敵村並未妨害貴軍，而貴軍竟將敵村縱火焚燬房屋四百餘間，並殺人十餘個，如此張冠李戴，良心何在？若再這樣作，爾等跳梁小丑（醜）死無藏（葬）身之地！如有胆量，快來會戰！但是爾等真有胆量，何不打日本人，而專打中國人呢？奉勸爾等去打日本去吧！」

徐隊長一壁看着信，一壁憤憤地說：

「這種愚民真是沒辦法！老來對你挑釁！就得像十六年在河南作戰那樣，殺死三千兩千就好了！」

我真再也忍不住了。便和靄地笑着說：

「徐隊長！關於這問題，我有點兒意見；紅槍會和你們發生衝突，我早已聽說過。說起來，這實在是件痛心的事，其實紅槍會的分，還不是最可憐的樸實的農民嗎？與其說他們愚，不如說他們窮。我們追本溯源，還是得向日帝國主義算賬去。」

「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，才使中國的農村更加破產，中農漸漸赤貧化，沒有土地的農民，掙扎在飢餓與死亡線上。他要求生存，又有許多不可抗的勢力壓迫着，於是便不得不借重於迷信的法寶。這不僅是紅槍會如此，最早宗教的起源，都是這樣。」

「你看那些農民，每當黃昏以後，夜深人靜的時候，就從事吃符念咒的勾當，他們把自己打得遍體鱗傷，正想忍受這較小的痛苦，然後可以神佛的保佑，而向一切敵人反抗，好解除他們更大的痛苦。我們應該在同情之中，指示他們一種正當辦法，不可以一味的痛恨他們。不知徐隊長以爲怎樣？」

徐隊長似乎很受感動，便鬆了一口氣說：

「話是很對，但是你可有什麼辦法呢？因爲講理怎樣都好，事實還是不好辦啊！」

也許我又在講些徐隊長所認爲的道理：

「自然不能說沒有辦法；我們要在農村中，加強宣傳民衆，組織民衆，並武裝民衆。特別使每個農民瞭解他們的痛苦，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，惟有澈底抗日，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，然後中國人民才能享到真正的自由幸福。對

紅槍會更要這樣說服。

「同時我們更要在事實上，改善人民的生活，就像沒收漢奸土地，分給窮苦的農民，對於有錢的地主，勸說他減輕地租，對於放債的財主，勸說他減低利息，這不都是可以辦得到的事情嗎？此外我們也可以發動老百姓，來管理公共事情，不讓土豪劣紳包辦一切，漸漸地實行民主政治。這當然都要靠着我們的努力怎樣。徐隊長你說這只是講理嗎？」

田隊長突然喊着：

「應該這樣辦！不然，老百姓餓着肚皮，還談到什麼打日本！紅槍會不愈來愈多！」

村長在那里繃繃眉頭，一聲不響。

過了三天，據報告，紅槍會發動四千多人，對宋家莊採取三面包圍的形勢，向

前推進。我們惟恐軍隊和他們發生衝突，演成流血慘劇，破壞了統一戰線，便在當天的夜色蒼茫中緊急集合，離開宋家莊。

五 最後的教訓

大隊人馬跨過馬嶺關，直奔青城。

我們留在漿水鎮的政工同志，開始紅槍會的工作。首先找來一些紅槍會的首領，對他們講些救亡的道理。同時派人和紅槍會信徒作個別的談話，作個別的說服。他們見到宋家莊的軍隊已經星夜開走，再加受了我們的感動，也便停止他們的進攻了。

過了些天，紅槍會的「忠孝團」大旗，頂上忽地添上「抗日」二字。他們漸

漸和游擊隊打成一片。在一些信徒中間，居然也以「同志」相呼了。更有「哥老會」等組織，也都步着這個後塵。於是在抗日這光榮的旗幟之下，從來在暗中摸索的團體，開始榮膺了民族的戰士，在各處以英勇的姿態活躍起來了。

隊伍從青城開到松煙鎮以後，似乎有一點舊病復發，劣性未改。人們不時傳說着：

「哼！紀念太壞了，硬逼着老百姓要大煙！」

「老百姓封鎖起來的櫃箱，他們都給用斧頭劈開了。」

「連炕洞都給挖開了！」

「第三隊的宿營處，有個女人的跨骨被弄壞了！這簡直不成體統了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各隊天天向司令部要藥金要給養，但司令部派去的政治指導員，他們却呼

爲副官什麼工作也行不通。司令部只有義務，沒有權利。當時就有同志憤然地說：「都說司令部收了五六百名潰兵，我看倒不如說，這五六百名潰兵收了個司令部！你想，他們原來只是羣龍無首的烏合之衆，現在却成了有頭有腦的所謂軍隊，他們爲所欲爲，司令部不能不負責。然而司令却是什麼也說不響，這簡直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！」

時局緊張了。我們得到了報告：敵人由昔陽出動六七百人，經關帝廟出和順。另外還有五路出動。這時我們距敵人四十里，我們有精良的武器，同時有許多的友軍，正應配合起來打一下，但終因官兵情緒太壞，不得不退到拐兒鎮。

事態太嚴重了。在拐兒鎮時，司令部召集幾個隊長談話，表明過去的惡劣情形，絕對不容繼續下去，否則只有彼此脫離關係，各行其是去。幾個隊長又都好像很誠懇地表示改過，說些好聽的話，什麼擁護司令，實行抗日啦；訓練士兵，不擾百

姓啦。這一幕也就算過去。

我們認爲各隊長的表示，是真意的。便決定選好路城作澈底訓練的地區。行軍經過遼縣的十里舖，便宿營在那里，我們爲了提高官兵的情緒，特請八路軍一二九師的劇團，來到十里舖演劇。

當早晨的太陽，剛悠閑地閃耀到樹梢的時候，紫紅色的劇幕，已經張在廟台上，遠遠地聽到合奏的口琴聲，娘兒們抱着乳孩，老太婆拉着孫兒孫女，都像逛廟會似地，潮湧到廟院子里面。

「我們一定要全武裝去！軍隊那能隨便不帶槍呢？」

「我們要在四面架上機關槍，這玩藝兒什麼事都許有，無事防備有事啊！」
一些官兵公開地這樣喊着。

第一幕揭開了：「日本進攻蘆溝橋。」台上的日本兵，都是穿着黃呢制服，臂

上帶紅道，頭頂着鋼盔，槍是「大日本昭和九年造」的，可不是麼，那儼然是侵略者的猙獰面目，擺在觀衆的眼前！當二十九軍出來英勇抵抗的時候，台下士兵在極度緊張的情緒中，不禁怒吼着：

「操他媽的！殺呀！殺他個落花流水！」

接着第二幕表演「軍民合作」，一般官兵也都受到很深的感動。這結果彷彿給我們一種新信念：只要加強部隊的政治教育，士兵一定是可以改造的。

西井鎮，距遼縣九十里。這是我們預定的宿營地。那一帶崗巒綿延，形勢非常險要，在夜色蒼茫中，我們行軍在兩個峭壁的夾縫里，每一個吶喊，每一個呼嘯，都要引起「山鳴谷應」的作用。當部隊前進的時候，只聽潺潺的流水，把喳喳的腳步聲給混沒了，好像是掩護着我們的行軍秘密似的。但這時在遙遠的山頂上，却有一個孤獨的鷓鴣，在那里不時作怪鳴，令人痛恨它有漢奸的嫌疑。

「砰砰！前面突然發生了幾響。緊接着就是一陣機關槍聲。大家都想這一定是中了埋伏，碰到了遭遇戰。我們都警覺地用準備姿式，向前行進，便聽到舒同志在喊：

「徐隊長！有什麼事，大家商量，趕快叫弟兄們停止放槍，這深更半夜的，假使隣近駐軍認為我們是敵人，給我們一種打擊，豈不是要吃個大虧嗎？並且也叫人家笑話啊！」

後面的同志放心不是遇到敵人，但却憤然地罵道：

「我看徐隊長那小子，鼠頭鼠腦，就不是個好東西！在十里舖時，人家好心好意來演劇，他硬說教士兵看戲，是調虎離山計，藉機會好解決他。這才全武裝拉到廟院，同時四面架上機關槍。原來還是他自己滿肚子壞水，所以才提防着別人。」

同志們都這樣異口同聲地痛罵着。

到西井鎮以後，知道徐隊把賈營的槍繳去了。大家都痛切地感到，現在既無澈底辦法只好敷衍一時，對徐隊長申訴的理由，不問其是非，馬馬虎虎地過去。繳去的槍，能繳回更好，不然，也不必追究。司令部本來沒有實權的！

我們相信，到一定防地的時候，加緊政治教育，一切壞官壞兵，都可以淘汰下去。所以在到達路城的合寶鎮以後，馬上就積極準備成立士兵教導隊，幹部訓練班，同時加派各隊的政治員。不久，我們就看到士兵的長足進步。他們和合寶鎮的人民漸漸處得來了。

但是，天啊！一個昏黑之夜，恐怖之神突然又來襲擊了！駐在附近的×軍，把我們包圍起來。這是個不可解的事。在緊急會議中，我們決定，無論如何，爲了維持統一戰線，必不與任何友軍衝突，他們若要繳械，我們就交給他們。馬上把決議通知各隊，並派人出去交涉。

「諸位同志！現在我們要開誠相見，彼此談談，千萬不要弄出誤會，我們總要保全力量，和日本帝國主義來拚才是。諸位同志有什麼見教的，希望說個明白。」

「我們的來意很簡單，我們絕不加害於你們。因為你們這部隊來路不明，自相火併，擾亂後方，並且屢次收買敵軍逃兵槍械，所以現在我們奉上峯的命令，來解除你們的武裝。」

幾經交涉，得不到結果。我們便把司令部方面的槍械，無條件地交出。但是各隊却有些不甘屈服的，終於在合寶鎮一帶演成一場血戰，雙方互有死傷。各隊除了被繳械之外，突圍的還有二百多人。政工同志回到遼縣的時候，馬上決議和這支部隊逃出來的部隊，脫離關係，交給第×戰區。

我們在漿水鎮的游擊隊，已經發展到四大川了。那里在工作的推動上，正感到工作同志的不夠。於是我們又爬山過嶺地，跑回那根據地去。在漿水的同志安

慰着我們的受驚，我們只有以「飽經世故」的驕傲，來回答他們。

第二天，工作檢討大會。

大會是在緊張空氣中舉行的。許多出席人批評收編潰兵是錯誤的，是類似過去東北義勇軍「招兵買馬」的行爲。另一方面，對地方工作和組織游擊隊工作，也有些正確的批評。最後由政治主任作結論說：

「大家對我們過去工作的批評，都很正確的，我們有了正確的認識，然後才能本着過去的經驗，開展未來的工作。現在我可以歸納起來說：

「第一，我們收編潰兵的行動本來是正確的，因爲當時的潰兵，要走到兩個危險的路子，那就是不被日寇收買，便要繼續禍害地方。所以我們收編過來，是有它的意義的。但收編過來，我們未能用盡各種努力，把他們送回本師，又未能交給那個戰區，却要自己來整理，這是錯誤的。其主要原因，就是我們沒有這種經濟力，

又沒有基本的控制力。

「第二，我們的地方工作，可以說是相當的成功，游擊隊的發展，也相當的順利。這主要是由於我們在發動民衆的過程中，能夠切實地執行改善人民生活，切實地推進民主政治。而對紅槍會的工作，更有很大的成就。但是對於漢奸的造謠生事，對於匪類的挑撥離間，對於敵人的欺騙陰謀，今後必須提高我們的警覺性，否則危險隨時都會發生的。」

「總而言之，我們的任務，是在宣傳民衆，組織民衆，武裝民衆，一切都是爲着這種神聖的任務。我們只有更加向前邁進！」

在掌聲雷動中，大會宣布閉幕。

六 地道的門羅主義

「貨惡棄於地」

「耕者有其田」

「爲民衆消費而生產」

「主張公道才見社會精神」

「抱着弱國的態度守土抗戰」

這是流行在山西的春聯。這是合乎時代要求的標語。在山西絕無粉飾太平的舊套，如「天增歲月人增壽，春滿乾坤福滿門」之類。啊！山西畢竟是個「模範」省區！

但，只是這些春聯的本身，有點兒標奇立異，它並不足以代表什麼新穎別致的東西。就拿「抱着弱國的態度守土抗戰」來說罷，大同的淪陷，不是由於棄土

不戰嗎？我在太原時，聽說從大同退下來的軍隊，沒有一個受傷的，但知有少數士兵被抬到醫院里治肺病，原因是「未及見賊，而倉皇四逃」跑得過火，自己傷了肺部！

「大同丟的太冤枉了！我們有了這前車之鑒，趕快武裝民衆，誓死保衛太原吧！」

這是大家一致的主張。人們都說兵工廠存有步槍十萬枝，各種砲一千門，手榴彈堆成山。但，有些人却哭着喊着也得不到一枝槍！

人們都說當局決心死守太原，我也真的看到開始在城牆里挖洞，據說就是爲的向外放砲的。但，當情勢剛見緊急的時候，守兵又是重演一幕「未及見賊而倉皇四逃」的悲劇。他們從原來挖作放砲用的城牆洞里鑽出去，比洪水的流速還要快得多！結果，太原的無限寶藏，特別是軍火，都白白地落到敵人手里。

我離開太原之後，曾有一度，在遼縣住了很久。在那里我見到許多犧盟會的朋友。犧盟會的正式稱呼，應該是犧牲救國同盟會。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民衆運動的組織。據說閻錫山先生在幾年前便蘊蓄着這樣的意思：國難嚴重到今天這步田地，人人都要有犧牲的精神，才能挽救危亡。他所說的犧牲精神就是犧牲生命，犧牲自由，犧牲體力，犧牲財力。

後來犧盟會就在閻先生的提倡下，醞釀成熟了。它的成立，正是在「九一八」的五週年紀念日。它在宣言上提出：「抗戰到底！不願做奴隸，不願做漢奸的人都聯合起來，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與領土完整！」

它首先進行招考政治協助員的工作，繼續進行的就是武裝三十萬民衆，動員一百萬民衆的犧盟會員的徵集運動。我在山西的時候，它正在由軍政訓練委員會負責，編成了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和村縣訓練團，施行着嚴格的軍政訓練；同

時在女學生當中，配合組織了看護隊和慰勞隊。

在遼縣駐有新成立的毅五團，這是由犧盟會領導着的。的確具有一種煥發的精神。但，這畢竟只是鳳毛麟角！山西人民不能都這樣動員起來。記得有一次犧盟會某君對我說：

「山西的『好人』太多了，並且他們也真太『好』了；他們自己不願意犧牲，同時也不願意叫別人犧牲，他們永遠是『主張公道』的。」

從這段感慨的話里，我知道犧盟會在工作上，所遭遇的困難太多了。同時我想起在太原棄守之前，有人去訪閻先生，談到動員人民的問題時，閻先生慨然的說話：

「中國的社會，是一種紳士的社會，人民被壓制着，不能發揮他們救國的力
量……」

我想閻先生說這話時，不會把山西當作例外吧？是的，閻先生在做「模範督軍」的時代，便早已注意到這問題了；所以，在山西每個縣政府門前，都樹立着五尺高的石碑，上面刻着這樣的字：

「肅清土豪劣紳，打倒貪官污吏。」下面題着：

「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諭。」

現在走遍山西的城市和鄉村，到處都貼着：

「剷除壞官壞紳壞人。」

許多紳士人家的門前，都掛着一方橫匾，由閻先生親筆題寫「主張公道」四個斗大的字。另外還有所謂「主張公道團」。他們天天喊着：

「團結好人，才見社會力量。」

我看到這裡，才恍然大悟：怪不得犧盟會的工作，到處要受阻撓；原來是它的

組織成分，「好人」太少了。據我所知道的，犧盟總會中，全體六十幾個人，有五分之四，都曾做過囚犯。在各縣一百五十多人的特派員中，有三分之二，也都曾在禁獄里住過。像這些慣於「犯上作亂」的人，怎會不遭那「主張公道」的「好人」排斥呢？

要發動廣大的民衆，非同時相當解決改善人民生活，減輕苛捐雜稅，實行合理負擔，優待抗戰軍人家屬等問題不可。關於這些問題的辦法，閻先生早就有了相當周密而適當的規定。但，畢竟因爲「中國的社會，是一種紳士的社會」這些辦法不能澈底實行。有些時候，紳士們公然提出反對組織游擊隊的主張。這大概是因爲戰局暫時緩和的緣故。

幾經各方友軍的疏通，同時戰局也緊張了，有些縣城馬上就危急了，紳士們這才改變態度，許可組織游擊隊，但不准隨便徵發。緊接着有一道皇皇明令優待

抗日軍人家屬，只限於晉綏軍！

又經各方友軍的幾次交涉，紳士們這才開恩，非正式表示，可以不必限於晉綏軍。

真的，山西乃是山西紳士的天下；一切都是爲着山西的紳士。他們有各種重工業工廠，輕工業工廠，把手工業和家庭工業打倒了。於是他們開始封鎖山西。我行進在太行山里，每到冀晉豫邊區的時候，便遇着敗瓦頽垣堵塞着交通，我嘗懷疑那會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遺跡。後來看到那里所設的關卡，才知道那是「經濟一省主義」的設施。怪不得山西各處標榜着：

「提倡土貨，才是救國！」

我想到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後，各資本主義國家，都要高築起來關稅壁壘，以實行其經濟國家主義，結果是腦滿腸肥的資本家大發其財，窮光蛋們更輾轉

到饑餓和死亡線上了。我們山西的紳士，却是「亦步亦趨」地效法着呢。

一談到同蒲路，我在山西就不想坐火車。真的，牠像一條長蛇似的，蠕蠕地爬行着，一點鐘爬了二三十里。有的時候，人們站在路旁等候着，就可以攀到車上去。這真是個兒童玩具式的火車。

同蒲路的南段，在三年前才完成。牠北達大同，直通綏遠，南至蒲州，和隴海路取得聯絡。由風陵渡口起，到蒲州這段，是向上盤繞着的，它的爬行，最爲緩慢。因爲在蒲州有個首陽山，是古代伯夷叔齊餓死的所在，所以牠的遲遲其行，好像對這兩個^人人表示憑弔，於是叫人更不耐煩地，痛恨牠有同情反革命者的嫌疑了。武王伐紂，分明是實行革命，伯夷叔齊爲什麼那樣頑固地，採取一種無聊的行動呢？

山西永遠是山西紳士的天下嗎？不是的。現在它已漸漸成爲山西人民的天下了。貪官污吏式的^{地方官}地方官，和土豪劣紳式的大地主，都是「未及見賊，而倉皇四

逃」了。青年戰士不能讓地方陷於無政府狀態，貧苦農民也不能讓土地長期荒廢着。戰爭毀滅了舊山西，新山西正在成長着。

山西東有太行山，又以呂梁山和黃河爲外廓，素來有「表裏山河」的稱號。在它的中部，汾河流域有平原沃野，礦產的豐富，更是誰都知道的。它的形勢，是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的。

山西和河北，在國防上，是一個不可分的區域。在中國歷史上，誰能控制山西，就能控制河北；誰能佔領冀晉，就能進取中原。在春秋戰國時代，冀晉北部都是戎狄所居，對漢族不斷有威脅。後來齊桓公和管仲倡攘夷之論，晉國的諸侯起來響應，把異族征服同化，漢族子孫才得安然無事。

晚近滿清的入主，也是在戰略上，特別重視山西。日寇的進攻，正是襲取這故智。先從東北到熱河，到冀察，再侵山西。但是歷史上異族入侵中國，多以西伯利亞

和外蒙作根據地，現在的形勢却大不同了。

現在山西是我們自己的根據地，我們正可以進而收復河北，奪回察綏，並保衛華北。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，已經在那里舉起民族解放的烽火，誓死要奪回我們祖宗所留下的遺產！

七 偉大的作風

時候已是初冬。太行山里還是那樣的暖和，不像北方天氣。我隨着八路軍一二九師，往遼縣出發。一路談笑，完全忘掉我是拖着疲倦的身子，在和長征萬里的戰士比賽風里裹着中秋的氣息，拂過我的灼熱的臉，只是感到格外的清涼。

剛行近城郊的時候，遠遠地看到一羣啊，不像是鄉下人從城里回家，倒像是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處搶錢，挨家翻箱倒櫃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我儼然成爲這部隊的負責者了。但我知道團長一介武夫，不懂政治教育，團附馬馬虎虎，得敷衍就敷衍。一切勸告和建議，都已失其效用。這天，張浩主任把我找到師部，很熱誠地對我說：

「張同志！我們對任何一種抗戰力量，都應努力使其改善，使其健全，現在這部隊還是很糟，在團部的工作，既不得手，我看你頂好到他們師部去一趟，對那師長陳述利害。我想總可以收到相當效果的。」

我簡直受了感動，馬上就答應了。

早晨，我獨自蹣跚地走在街里。迎面來了個黑瘦的士兵，緊走幾步對我行個敬禮：

「嗚！張先生！你多暫來到此地！這可真是想不到！」

「我到此地，不過幾天，你離開學兵隊以後，往那里去了？你這臂章不是××師的嗎？」

「可不是麼，我離開學兵隊，就來到這裏的。」

「工作怎樣？還很順利吧？」

「別提了！只是增加些痛苦！我們這部隊自從河北退下來以後，簡直不成樣子了。到處姦淫搶奪，見着逃難的百姓，把錢翻出來，就說是打漢奸。我在這裏簡直是受氣，什麼工作也談不到！」

我把要到師部的事告訴了他，並要求他多供給一些材料。他便把一切實情，上自官長，下至士兵，都講給我了。

一個風雪紛飛的日子。我帶着引路的農民，牽一條小驢，往河南涉縣出發。爬

到最高峯時，只見浮盪的雲海里，飄着天鵝絨的雪片。白皚皚的層巒疊翠，已經把那嶮峻的世界遮住了。

山行三天，在夕陽斜掛在城角上的時候，我走到了涉縣的南莊。這是××師的所在地。在村公所吃了晚飯，便去見××師的×師長。兩小時的暢談，使×師長驚訝：

「張同志！你太精明了；怎麼把敵軍的情形，調查這樣詳細呢？唉！我一定對得起你，讓你『不虛此行』！敵軍紀律這樣糟，我們自己是要負責任的，你看我們那些工作人員，油光水滑的，平日和士兵不接近，戰時就溜在後邊，只是照例做個紀念週講話，說得天花亂墜，誰不把他們叫做賣狗皮膏藥的？」

第二天，×師長又找我談話，還是表示將來整頓的決心。我勸他注重政治教育，他却說那是慢功夫。第三天的早晨，他備了三匹馬，派了兩名兵，送我回遼縣。我

自己也在高興，真是「不虛此行」。

我見到劉師長和張主任，他們獎勵我一番。而統一戰線部的孫達生同志，更對我感激着說：

「促進友軍的改善，本是我們統一戰線部的任務，現在你來幫忙做，並且馬到成功，這是很值得欽佩的！要知道當前統一戰線的工作，就是最革命的工作！」

孫同志和我已成了不客氣的朋友，他負統一戰線部的責任，所以一面捧我，一面自捧。說起來他的工作，真是值得重視。有許多不健全的游擊隊和正規軍，時常和百姓起衝突，或彼此間起衝突，孫同志一經出馬，往往可以得到圓滿解決。

我回遼縣不到一星期，便聽說××師撤掉團附兩人，連長三人，排長和連附五六人。一次張浩主任見着我就說：

「咦！你真是『不虛此行』呢！最近××師大加整頓，據報告士兵紀律已經

好多了。」

孫同志笑着說：

「喂！你這統一戰線工作作得有功，今天特請你參加游藝會，以資慰勞。」

在明燈初上的時候，我們走入了大營。那一片弦歌之聲，給我們無限的愉快。

小鬼親熱地來招待，我好像是給他一種親熱的回答似的：

「喂！小同志！你唱國際歌吧！」

糟糕了！他馬上莊嚴地勸告我：

「同志！這是要不得的，在這統一戰線的時候，我們只能談民族解放，國際歌是要不得的！」

緊接着他還講些統一戰線的大道理。

記得我在同蒲車上，見到英國記者波脫萊姆時，他對我講個笑話：

「我在八路軍總部里，小鬼都圍着我，好像要對我繳械似的。翻譯員笑着告訴我，小鬼要求我放個英國廣播聽，原來是他們把我的打字機，當做軍用無線電台了！」

從這段笑話里，可見小鬼是怎樣的天真。但是我每遇到他們，就要聽到統一戰線和最後勝利的大道理。他們彷彿又都成為政治理論家了。這是不足為奇的。八路軍天天在實行自我教育，每個戰鬥員都懂政治，每個政工同志都懂軍事。他們到處鬥爭着，到處學習着。

我好像給孫同志一個報復似的，對他奚落着說：

「孫同志！你們這統一戰線的工作，對於團結中國人民，加強抗戰力量，都算作得很夠。不過，我覺得未免稍嫌狹隘，你們應當把日本人民也都統一過來，豈不偉大些嗎？」

孫同志鄭重其事地說：

「我們是有這種辦法的，我們的敵軍工作部，便是負着這種任務的。日本帝國主義的士兵，被麻醉得太深了，在平型關之戰，我們本來可以得到許多俘虜，但是他們都不肯歸來，寧願自殺以了之。最近因為我們有了更好的宣傳工作，同時對俘虜有了很好的教育工作，敵軍士兵已經漸漸覺悟了。我相信日本的廣大羣衆，一定要和我們站在共同戰線的。」

從各方面看，八路軍不是個單純的軍事力量，它是個偉大的政治力量。我從西戰場回來以後，許多朋友問我：八路軍的實力究竟有多少？我認爲這是不好解答的。

因爲八路軍知道爭取最後勝利，必須使這戰爭獲得廣大羣衆的同情，擁護並參加，所以他們天天在加緊發動民衆工作，加緊改善友軍工作，並加緊瓦解敵

軍工作。

八路軍的力量，天天在增強。假使今天可以估計出來它的確實力量，那末，明天也就得重新估計了。

八 靈活游擊戰

走出遼縣的西關，山嶺蜿蜒，河流環抱。據有這種形勢之勝，所以一個大規模的兵營，很早就建築起來了。

一二九帥開到遼縣之後，爲了發動廣大羣衆，它需要訓練大批的幹部。便成立一個游擊戰術講習班，而這所兵營也就變爲軍事學校了。學生，教員，村長，區長，和公務員，聚集到這裏的，立刻就上千。宿舍擠得滿滿的，到開課的時候，大禮堂里

的每個角落，都要有人豎立着。

劉伯承師長經常地擔任講授。他講游擊戰術，是最「叫座」的，大營房裏總是感覺擠得慌。因為師部的官兵也都來做聽衆了。劉師長的聲音是那樣的響亮，叫你不能不想到在戰場上，他那「叱咤風雲」的氣概。

他繪影繪聲地講着，有時會使你感到那是出征前，指揮官的訓話，被嚴肅的空氣籠罩着。有時也會使你感到那是「凱旋歸來」，大家在慶祝勝利，滿堂不斷的哄笑聲。劉師長解釋「游擊」兩字非常正確而有趣：

「游擊二字，我們顧名思義，便可以知道，要游要擊。游而不擊，是要不得的，擊而不游，也是危險的。我們要按照毛澤東同志那十六字訣去做，那就是『敵進我退，』『敵退我追，』『敵駐我擾，』『敵疲我打。』」

記得有一次我在師部，劉師長正打電話，大概是在指示軍機。他放着嗓子喊：

「同志打得就打，打不得就打個磨盤！」

屋里的人都不禁哄笑起來。

我到西戰場以後，自平型關以次的各戰役，都只是當故事聽，不曾親眼看到八路軍對於游擊戰的實際運用。聽到劉師長說，「打得就打，打不得就打個磨盤。」弄得我滿腹疑團：難道游擊戰就這樣簡單？孫達生同志曾對我說：

「我們作戰是這樣的，儘管軍事上有退却，而政治上却是永遠進攻着。」我不能完全瞭解這話的真實意義。

在一個北風怒吼的日子，松煙鎮開來許多隊伍，我在山頭上遠望，看到路上蕩蕩的大隊在進行着。那些戰士正隨着北風的怒吼而咆哮。村子里面和順城的婦女和小孩子都跑來了，所有糧食和柴草也都搬運來了。戰爭的空氣顯然襲進了松煙鎮。

這是敵人向正太路南進的前夕。

原來是這樣：我們的游擊隊天天沿着正太路，到處破壞，敵人感到非常威脅。他的一切運輸，隨時遭到打劫。鐵路到處派兵保護，又是不可能。所以它才集結優勢兵力，突然出動，想一下子消滅了我們的游擊隊。

敵人察明了我們的基幹軍隊，有一部在松塔附近，配合了許多游擊隊活動着。所以它出動了六路兵，向我們襲擊。特別要包圍松塔的駐軍。和順這一路，是從昔陽出動的。

敵人利用漢奸間諜，事前相當地偵察了我們軍隊的情形，在襲擊的前一天，派飛機在松塔附近，來了低空偵察，並且在夜幕初張的時候，派一部便衣隊出羊頭崖，裝做警戒疏忽的樣子，好引誘我們駐松塔軍隊，跑出去打，這樣一來，它的六路支隊，正可乘夜出動，抓住側背給以包圍的襲擊。

敵人的夜行軍，在剛要黎明的時候，向松塔開始「拂曉」的進攻。它的尖兵前面，是幾個中國人引路，後面是穿着中國軍隊的服裝，這樣來混淆我們的耳目。並且在軍隊里還有它強迫抽丁編成爲清鄉軍，嚴令他們殺人放火，特別要燒殺抗戰軍人家屬。這種「以華制華」的手段，真是多麼毒辣！

但是我們是要「予打擊者以打擊」的！並不是機械地應用「敵進我退」的戰術！當敵人陰謀發動的時候，我們散在各處的游擊隊，開始跑到敵人的後方去，打擊它的側背，截斷它的連絡線。各村的自衛隊，先行清野工作，把糧食婦女小孩子，都移藏起來了。對敵人可能通過的道路，完全破壞了。不要說砲兵騎兵，就是步兵也要感到「行路難」了！

自衛隊繼續送來敵人的情報。我們在松塔的部隊，給敵人一種失望，並沒有被引誘出擊羊頭崖。反來預有準備把駐地移到花泉村，先給來襲松塔敵人的左

翼以打擊，回頭折轉經九牛岩出北軍城，又反擊由闊郊來的敵人右翼，和游擊隊自衛隊的行動配合起來了。這時候，我們主力部隊轉到和順和關帝廟地帶，配合游擊隊自衛隊，來給敵人側背以嚴重的打擊。

敵人的進攻計劃，完全失敗了。它遭到我們兩次的反擊，傷亡在二百人以上。在我們主力反擊它的左翼的時候，敵人死傷又有一百多人。而各地游擊隊不斷伏擊襲擊的結果，敵人也犧牲了二百多人。但我們自己却只傷亡二百多人。這個代價總還夠瞧吧？

戰爭結束以後，人們都紛紛地跑回自己的家鄉，和順縣馬上來了個青年縣長，他是犧盟會的幹部，本來是不「配」榮任縣長的。但他要感謝敵人和順縣天天在動盪中，「太平宰相」嚇跑了，所以他才有資格來當這「游擊縣長」。在他走馬上任的時候，穿着一身破舊的灰軍衣，自己背一條軍用毯子，誰不認爲他只

是個單純的游擊隊員？

在這次戰役中，我們所得的經驗和教訓是什麼？我這門外漢是不瞭解的。但我知道劉師長有了很好的分析。他認為這次戰鬥，是游擊隊，自衛隊和基幹軍隊三個因素配合的行動。就那作用說，好像打敵人的手一樣，游擊隊就是筋，自衛隊就是肉，基幹軍隊就是骨。

他認為游擊隊的部署，要以三五個游擊隊（每隊二十人至五十人不等）分遣在能互相呼應的地域，不斷地伏擊襲擊敵人，破壞它的交通輜重，偵察它的實情。另一個基幹游擊隊，約一百至二百人，活躍在各地區。所有間諜網、通訊網，都要依靠地方百姓建立起來。游擊隊的行動，總須祕密而機警，老住一地，老走一路，都是要不得的。

是的，游擊隊無所謂前方後方，它總是出沒無常的。它到一個地方，就要嚴密

警戒，肅清敵探，叫敵人摸不着頭腦，無從襲擊它，也無從防備它去襲擊。自衛隊總是幫助偵察敵情，剷除漢奸，肅清間諜，封鎖消息，實行清野，破壞交通。

游擊隊每到一個宿營地，就要估計可能來襲的敵情，定出反襲來攻或移動他處的計劃。宿營地點要選擇隱蔽通達的地形，民運開展的地點。最好在黃昏的時候，悄然進入宿營地，封鎖消息，嚴密警戒，並且要派便衣偵探和潛伏哨在警戒線前面。

我相信劉師長這些經驗，絕不是單憑那一次戰役得到的。那是由許多鬥爭史頁堆積起來的。我幾次到師部去，都看到劉師長和徐副師長，倪參謀長等，在按着一幅大地圖，指手畫腳的研究着，討論着。可見他們的經驗，真是鬥爭和學習交織成的。